

百岁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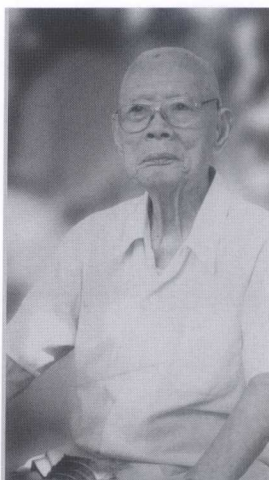
吴西的故事

吴万章 著



百岁将军 吴西的故事

吴万章 著



BAISUI
JIANGJUN
WUXI
DE
GUSHI

 民族出版社

783 最图代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吴万章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105-08419-7

I. 百… II. 吴… III. 吴西—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301 号

R. II 平 5203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4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6.00 元

ISBN 978-7-105-08419-7/I·1847 (汉 579)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24782



作者简介

吴万章，男，广西扶绥县渠黎镇三阿村人，壮族，少小参军，后转业到黑龙江，1981年调回广西。中共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芳心苒苒》、《故乡的梦》、《两情依依》、《情天恨海》；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心》、《边关情愫》、《人生如戏》。中篇小说《芳心苒苒》1985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心》1992年获第二届壮族文学奖。长篇小说《边关情愫》、《人生如戏》尚未出版。



着授衔服的吴西将军



陈毅和在延安学习的红七军战士合影，第二排右5 是吴西。



1958年贺龙和张云逸与红七军老战士合影，前排右2是吴西。



刘华清祝贺吴老生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刘奇葆看望吴老时合影



胡德平
在吴老病逝
后来家看望，
与吴西后代
在吴老灵堂
合影。

壽夢觀樂

乙丑年 吳西

憶昔延安學習班晨光旭日雲穿順流
漫之延河水聲立巍之實塔山春暖夏涼土
窟洞疊衣足食而泥濘榮參七大楊家嶺
往子依稀在眼前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 吳西

金土百色

二〇〇二年 吳西

三獎四起十七年訪國往
復四旬月台取得何經
典友誼心情紙海篇

二〇〇五年 吳西

好山好水好風景
好山好水好風景
好山好水好風景

紅軍不怕遠
紅軍不怕遠
紅軍不怕遠

吟唱山月
吟唱山月
吟唱山月

春風

百夢村 吳西

墨筆托南桂系情
花黃憶場沙夢

胡顯賢 吳西

昨夜其中雪子散
昨夜其中雪子散
昨夜其中雪子散

吳西

吴西将军的书法作品

序

序

早就听说百岁老将军吴西是我们广西人，但有关他的故事，所知不多。2002年9月，我有幸调到百岁老将军的故乡——扶绥县工作，对其传奇的一生，更有一种了解的强烈渴望。2004年9月，万章同志的倾力之作《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脱稿后，吴老将军的女儿黎红盛邀我为该书作序，我想宣传、学习吴老并以此教育后代，是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于是慨然允诺。

《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作者吴万章同志已退休在家多年。2003年底，因吴西老将军要出本书法集，其女儿黎红邀他到北京帮助做些文字工作。在老将军身边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万章同志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与执著，工作之余把耳闻目睹的老将军百年岁月中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记的故事越多，他就越被吸引，以致欲罢不能，于是就主动去搜集、去采写、去查找相关资料，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精心收集和整理，最终完成了这部反映百岁老将军吴西革命人生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吴西将军的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久战沙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晚年又自学成才，成了将军书法家。吴西老将军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老将军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平凡的一面。《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这部书记载的正是将军那鲜为人知的平凡、普通的一面。正如作者所说的：通过这些故事，使我们看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信徒坚贞不屈、无私无畏的光辉形象，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疾恶如仇、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

《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这部书由100多个小故事组成，讲述的是吴西老将军的百岁人生的真实故事，再现了吴西老将军工作、战斗、学习和生活的风貌，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位将军的宝贵资料。将军参加革命后，立场坚定不移，与敌人斗智斗勇，对革命无比忠诚，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在南宁被捕入狱后，中秋节与狱中战友吟诗赏月，视死如归。将军淡泊名利，热爱工作，当组织需要他从海军政治学校（校长）到海军政治部当检察长时，他不计较从军级职务降到师级职务，爽快应承，未等组织正式下达命令就先去报到了。生活中，将军的思乡之情最为动人。为了革命，他一别家乡就是七十多年，虽然远在他乡奔波，但仍时时想起家乡。他“不忘母语”，虽然不能完全利用母语，但见到作者仍然时不时用家乡话交流，足见其对家乡千丝万缕的思念之情。革命胜利后，将军回到久别的故乡，“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感慨万千，最后和家乡的儿童在小学校门前的古榕树下合影留念并把照片带回北京，只能“聊把乡情寄画中”。离休后，将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离休人不休，辛勤笔耕，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革命回忆录《老骥忆烽烟》，出版个人诗集《老骥吟》，参与编撰冀中七

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史《滹沱河畔的战斗》一书及续集，年逾八旬仍然自学书法并成为百岁将军书法家，在北京、南宁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去年12月，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吴西书法》，等等。所有这些，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是老将军百年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教材。

吴老的女儿黎红说，吴老长寿的秘诀就是爱好广泛，心胸豁达。吴老常说：“要在生活中营造自己的春天，使生活在清静中勃发生机，在无为中创造有为，在闲适中孕育情趣。”《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就是吴老这一人生观的缩影，值得一读。

2005年5月

中共扶绥县委书记 刘有明

序

百岁将军吴西传

无尽的思念

借《百岁将军吴西的故事》出版之机，我把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写在这里，希望以此减轻我思念双亲的沉重心情。

父亲的脚步横跨了19、20和21世纪，因此有人说他是世纪老人。

父亲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基因，做起事来非常执著，持之以恒。

父亲1964年就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他会想不通。但他又是万幸的，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冲击，他却身心健康地过着每一天。

他年近八旬始习书法，曾拜著名书法家李铎、李络公为师，并请书法家为他讲课。他也会努力做作业，俨然一个认真的小学生，终于学有所成。他热衷于公益事业，可说是有求必应。2003年他的家乡崇左市成立时，他题写了“故乡与江山社稷同兴”；为《深圳侨报》题字“以侨为桥连接世界”；为百年小学——长安小学题写校名，并亲临祝贺；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题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4年12

月，他以104岁高龄为祝贺《南宁日报》创刊题写了“求真、务实、创新”。

为了写缅怀周总理的诗，他深夜不能入眠，半夜爬起来又写，以致第二天感冒发烧住进医院。他的诗中写道：“极目人寰，往溯千年，阅尽古今中外，有几位深受人民如此热爱。为社会主义，丹心数十载。覆五洲，倾四海，呕心沥血，光明磊落，何曾有一天消闲。统战工作出色，文革设法保贤。功德高过珠峰巅，声誉永留人世间。”他还写成书法作品送给我们每个孩子，鼓励我们向总理学习。每当我翻看他的一幅幅作品，好像听到一位老人的生命深处的呼吸。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沉甸甸的，因为他不仅记录了一个壮乡游子的百年经历，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还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浓浓乡情。

为了抢救历史资料，他多次回家乡在他战斗过的老区寻忆革命足迹，他带领原冀中第七军分区的老同志编写八年抗日战争史，历经了又一个八年完成了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并汇编成《滹沱河畔的战火》及其续编。他把编写军史当作晚年生活的一项战斗任务。他的客厅成了冀中抗日斗争史编辑委员会七分区分会的办公室。他坐着一辆破伏尔加车东奔西跑，接送南来北往的老战友、老部下。

这几年来经常有人请教我父亲长寿的秘诀。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只是一个布衣将军，生活并不讲究，与常人一样，生活中有酸甜苦辣，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是他爱好广泛，心胸豁达。他自称为四迷：诗书迷、钓鱼迷、台球迷、跳舞迷，大概一切烦恼都在舞墨娱诗的生活中化解了。

父亲的晚年，特别是百岁以后，生活很精彩，但这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80年代他赶上了好时光，随着生活待遇的不断改善，他的社会活动开始多起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多次邀请他赴广西参加“纪念百色、龙州起义”等活动。看起来不难的事，对他来讲还是困难重重，组织上一句“年龄大了，不易出远门”让父亲懊恼不已，指派女儿反复去交涉，终于如愿以偿。1999年10月1日，时值祖国五十周年大庆，99岁的父亲不顾我们全家的反对，凌晨5点起床整装，登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光荣地出席了空前盛大的国庆观礼，当江泽民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还骄傲地向江主席介绍他和莫文骅叔叔都是从“百色、龙州起义”走过来的……

那年国庆过后不久，酷爱跳交谊舞的父亲又要去天津为第9届“李天详杯”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跳“开舞”，我清楚地记得天气渐凉，我陪他去天津之前，坚持让父亲穿上棉裤。那天晚上的大赛，还有一位跳“开舞”的8岁的小朋友，一老一少成了吸引观众眼球的一道风景线，特别是李天详向观众介绍：吴西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壮族老寿星、老将军……全场喝彩，鲜花簇拥着他，着实让老爷子出了点风头。

2000年11月，我回广西扶绥参加当地的民歌节，从叔叔吴有球（父亲的弟弟）那里看到了祖谱里记载：“有良系绍明之长子也，原命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闰八月十三日辰时生”，才得知父亲已经100岁了。

2001年，广西百色地区准备四月份在北京民族宫为父亲举办“红七军老战士吴西将军书法展”，当海军得知消息后决定借书法展开幕当天给我父亲补过百岁生日。那天，海军政委杨怀庆亲自致贺寿词，出席的有刘华清、李跃文，莫文骅叔叔的夫人杨枫阿姨、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张文学、百色的领导马飏、高雄等，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祝寿，父亲合掌致谢，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

福之情。

2001年临近“七一”，我接到深圳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企业家——吴炯声的电话，他非常热情地邀请父亲去深圳看看，这使我回想起，1994年他的红七军老战友覃国翰老将军对我父亲说：“大哥，咱们一定要活到香港回归祖国，去香港看看！”遗憾的是覃叔叔没等到1997年就先他而去。香港回归那年，我父亲撰写的《忆香港的一段经历》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老年报》上，里面记录了他1930年在香港参加广东省委李富春同志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的经历，因此，他早有去香港看看的美好愿望，我想去不了香港，带他到深圳看看也不错。那年，他已年届101岁高龄，经过各方面充分准备后，我们乘飞机南下，在深圳过了一个快乐的“七一”。那天他面对经济特区的企业员工，用他铿锵有力的声音畅谈我党的光荣历史，又与老战友罗元发老将军一起出席了“开国将帅摄影巡回展”开幕式，他久久地停留在自己挂满勋章的照片旁……吴炯声的夫人梁瑛带我们登上了深圳的国贸大厦，在旋转餐厅里可以完整地观赏深圳风貌，并能眺望对面的香港。当年老爷子跟随邓小平闹革命，如今他又亲临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动下诞生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特区，整整72年的时间跨度，他有生之年看到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禁使他感慨万分。

我于1997年退休，从那时，我和父亲朝夕相处，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会有平常人的烦恼、伤心。母亲2002年离开我们后，我对他倍加呵护，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有时父亲梦醒后，会问他的枪在哪里，马喂了没有，几点开会，这些难以忘怀的经历已深深地烙在他的脑子里。有一次他梦见自己的老母亲，醒来哭了，吵着让我们带他回老家。我母亲2002年病逝后，他不时会半夜推开母亲的房门，

找我母亲。最让他伤心的是思念已故的子女。我见他在擦泪。他经历了抛头颅、洒热血、让鬼神哭泣的岁月，他的心像铁一样硬，他懂得心理调节，自我疗伤，但到了晚年，就不再掩饰自己的情感，反而脆弱起来，常常令我和他一起喜怒哀乐。干休所的许多叔叔阿姨，还有总政、海军的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你要争取让老政委活到一百多岁。我算了一下，父亲1925年参加革命到1964年退休是39年，而从1964年到2005年去世正好是41年，就算两个40年吧，这整整80个年头，父亲始终活跃在人生舞台上。

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能外出打台球，我给他买了乒乓球桌子，让工作人员陪他活动，有一次他一气儿打了15个来回，自己竟咯咯笑出声来。

他喜欢看电视里的球赛，有时也爱看《动物世界》，他双耳失聪，球赛是他最好的选择，看到球赛激烈时刻，他会不由自主的大呼小叫，甚至听他说“outside, outside. (出界)”，让我吃惊不小，老爷子真是返老还童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青年学生时代。

2003年，因起夜摔了一跤，他腰椎压缩性骨折，之后基本不再走路，他变得嗜睡，我想嗜睡是老人保护自己脑细胞的一种表现，因为毕竟精气神差了许多，但是，另一方面，睡眠太多又会加速脑痴呆，为此我们动了不少脑子。我们给他买了一个装满了五彩斑斓的观赏鱼和漂亮的水草的大鱼缸来吸引他，兴奋他的脑细胞；又跑遍儿童玩具店选择了一些电动玩具，买了一种会爬的娃娃，装上电池后在老爷子桌前爬，当爬到桌子边缘，就会发出婴儿的哭声，老人会心痛地去抱他，并给他带好帽子，真是个小小孩，我常想玩具商应该开发预防老年痴呆的玩具，一定有钱赚。

写字仍是父亲每天的“功课”，为了方便老人，我特意

买了一种便携式毛笔，他拿着写字时仍悬腕而书，我只好随他改回用毛笔。他可以手不抖地写上一个小时。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几位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父亲的几位老部下，特别是武斌叔叔，在冀中抗战时作过我父亲的秘书，现在也是军职离休干部，每年他都会约几位叔叔、阿姨结伴来看父亲，每当此时，父亲会特别兴奋地和我们一起回忆行军打仗的往事，父亲还会如数家珍地叫他们的名字，你叫武斌、你叫李盾、你是廖鼎林、你是王子发、你是张博之、你是刘德荣、你是张英……2005年4月他们最后一次来看他，他还开怀大笑（这张相片放在了本书中）。

性格倔强的父亲不喜欢别人管他，百岁以前生活基本自理。百岁后别人对他的关爱显得非常重要。在他最后的几年里得到组织上、家乡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医护人员对他体贴入微的照料，还有家人倍加细心的呵护，使他晚年幸福而美丽。

2005年7月21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他近百岁时我就做好了随时离开我们的准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幻想父亲能平静地离开人世，却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和遗憾，我心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又不能不吐的心里话：医学有时是治病救人，有时治病但救不了人，那种只懂加法不讲减法的大检查、大处方和无休止的输液不仅是一种浪费，也是不科学地对待生命。我内心深处在呼唤“生态医学”“平衡医学”和“老人医学”。

请原谅我的借题发挥。

爸爸妈妈！我永远爱你们，你们已融入了永恒的大自然，一路走好！

吴黎红

2007.3.31